



通往梦城的火车

高长梅 次高基 / 主编
常聪慧

TONG WANG MENG CHENG
DE HUO CHE

他知道自己在飞奔的火车上，但梦里认定乘坐的是一艘跌宕的海船。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坐过任何船了。意外地，他在梦里见到了父亲……






爱上阅读·中小学生阅读精品选
高尔基 叶高英 主编

通往梦城

常聪慧
著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通往梦城的火车 / 常聪慧著. — 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4.3
(爱上阅读:中小學生晨讀精品選 / 高長梅,許高英主編)
ISBN 978-7-5108-2755-6

I. ①通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小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41943号

通往梦城的火车

作 者 常聪慧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2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印 张 9
字 数 150千字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755-6
定 价 28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阅读随想（代序）

爱上阅读。阅读能使我们进一步获取智慧,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。

微信中,有一篇叫《读书的十大好处》的文章流传颇广。它概括的所谓十大好处独树一帜:1. 养静气,去躁气;2. 养雅气,去俗气;3. 养才气,去迂气;4. 养朝气,去暮气;5. 养锐气,去惰气;6. 养大气,去小气;7. 养正气,去邪气;8. 养胆气,去怯气;9. 养和气,去霸气;10. 养运气,去晦气。

微信中,还有一篇文章也被大量转发,叫《读书是最好的美容》。文章认为,“人通过读书,在幽幽书香潜移默化的熏陶下,浊俗可以变为清雅,奢华可以变为淡泊,促狭可以变为开阔,偏激可以变为平和”。的确,打开书,便打开了一扇面对世界的窗口,你读天,无际的长天予你灵性;你读地,宽厚的大地赠你理性。打开书,便打开了一面审视生命的镜子,那扑面而来的真善美令人陶醉。

还是微信中的一篇文章,叫《通过阅读解决自己的困惑》。文章认为,阅读不能仅仅是小清新、轻口味、品时尚的浅阅读,有时还得“重口味”。阅读即要脚踏实地,要观看现实,了解人类文化的百态,知识的种种。但是只看“大地”那是不够的,还需要仰望星空,还要读读诸如《论语》、

《庄子》之类的书,以加深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且不丧失对智慧的信心。

再引用著名作家王蒙先生 2013 年 9 月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《“攻读”的日子哪里去了》中的一段话:离开了阅读,只有浏览与便捷舒适的扫描,以微博代替书籍,以段子代替文章,以传播代替学识,以表演代替讲解,将会逐渐使人们精神懒惰,习惯于平面地、肤浅地接受数量巨大、获得廉价、包含着大量垃圾贻品毒素的所谓信息,丧失研读能力、切磋能力、求真求深的使命与勇气,以至连讨论追究的习惯也不见了,苦思冥想的能力与乐趣也没有了,连智力游戏的水准也降到幼儿级别以下了。这样下去,我们会空心化、浅薄化与白痴化,我们的宝贵的头脑的皱褶将渐渐平滑,我们的“灵”的思辨思维功能将渐渐萎缩,而我们的大脑将只剩下海量获得八卦式的信息然后平面地记忆下来、转销出去的“肉”的能力。

杨绛说得更好:读书正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读书到了最后,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。

爱上阅读。阅读提升我们的素养,阅读最终将改变我们的人生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PART 1

长不大的硬币

奔奔的世界·····	002
爸爸的影子·····	004
长不大的硬币·····	006
兄弟树·····	008
魔镜·····	011
龙珠·····	014
墨一迪的画·····	017
菊殇·····	020
母亲·····	023
一九九四年的娄平·····	026

PART 2

灰灰的鸽子

灰灰的鸽子·····	030
------------	-----

水界·····	033
一碗鸡丝粥·····	036
后娘·····	038
父亲·····	041
鞋垫·····	044
等待·····	045
和安娜女士的最后几天·····	047
邂逅爱丽丝·····	050

PART 3

记忆之漂

左拉之城·····	054
聚会·····	057
微童话·····	060
雾行·····	063
姐妹·····	065
疤痕·····	068
记忆之漂·····	071
接访手记·····	075
合欢花开·····	07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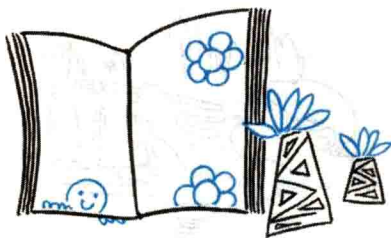
PART 4
最美丽的手

冷月光·····	082
最美丽的手·····	084
沙田鹤·····	088
天外的雨·····	090
赤木星女人·····	093
星座纪事·····	095
何谓永恒·····	098
三一一五·····	101
试验场·····	104



PART 5
通往梦城的火车

17 号通报	110
通往梦城的火车	112
出租车司机	115
存在的和假设的	118
岔路	121
太阳雨	123
乡事	126
黄老大	128
狗点点	131



>>>> PART 1

长不大的硬币

小果曾是我最好的兄弟。我们的交情要追溯到五百年以前,或者更久远。在很久远的某一天,我们各自骑着骏马奔驰,在大地的中央邂逅,自此我们就成了生生世世的兄弟。许多个相互讲故事的晚上,我们不断补充这个假想,并为此激动不已。





奔奔的世界

几番目光交战，那孩子怯了，败下阵来。揉揉鼻子，自认倒霉地走了。他把一张钞票掷给吧台，老练地抓起号牌。

那个叫“咪咪”的Q友不在线，却给他放下一堆留言。有些他懂，有些不懂，甜腻腻的，让他心里像被针挑了似的，说不清是哪儿疼哪儿痒，真想哼唧。换作平时，他就回复，也说些似懂非懂半真半假的话，刚发送过去，有时候“咪咪”就蹦了出来，搂住他又是抱又是啃，热情得像邻居家养的哈皮犬。

但今天他不高兴，谁也不想理，戴上耳麦玩起他的“梦幻西游”。

今天一早儿他就一肚子气。老妈一边在卫生间涂抹，一边大声和老爸商量，说：“放暑假了，抽时间赶紧把奔奔送回老家。”

奔奔是他在家里的专属名字，正像邻居家的哈皮叫“赵丁丁”。他一听就火了，觉得自己好像是件行李，任谁想提到哪里就提到哪里，还不如“赵丁丁”，想往哪里溜都要事先和它说说好话。

“奔奔，你妈是想让你体验体验农村生活，熟悉下你爸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”老爸在卧室打着领带。

“老爸，天这么热，你打领带热不热啊。”

“啊？”老爸没想到他突然转移话题，本来想好的一肚子劝慰之词，一时没地方安放。

“最近美容院生意好得不得了，我这里实在是抽不出空儿管他，你过两

天又要出差，要不你出差带走他得了，免得在家惹祸。”

“妈，讨论我的事，你能不能和我说话？”他在客厅里跺着脚。

“这不是在说嘛，一会儿你爸就要走了，别打岔。”

“我看不行给奔奔报几个培训班好了，提高了成绩，又有地方看管孩子。你说呢，奔奔？”老爸探出头小心翼翼地望望他。

“我，不，上，培，训，班。我又不是一条狗，我不用人看管！”他大发雷霆，甩门而去。

他有手机，有钱包，有一辆很酷的“捷安特”，现在有了安身的地方，在这里他有朋友，有游戏，饿了招招手网吧的人会送来一份盒饭，只是，他心里怎么那么的空啊，空得像没边没沿的无底洞。

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！

爸妈总是没有空，他和“赵丁丁”玩的时间也比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。妈妈生意好时又一天到晚泡在她的美容院，生意不好时天天在家冲他发脾气，比较之下，奔奔希望妈妈生意兴隆。爸爸总是出差，从南到北，没完没了。偶尔有空闲又出去应酬。二年级时，有一晚他坚持不睡觉等爸爸回家。那夜是满月，空荡荡的月光水洗似的清亮，不断，不断，不断地漫上来，想要吞没他。他硬撑着，一直守着，坐在写字桌前看漫画，最后漫画里灿烂的世界一把将他抓住，拖入梦乡。后来他又试过几次后，就不再等候爸爸。

屏幕上热热闹闹的游戏，打打杀杀，杀杀打打，走不尽的迷宫，探不尽的险。蓦然，一句流行的句子爬上心头——“哥玩的不是游戏，是寂寞”。他在这一刻第一次有了伤感的感觉，空空荡荡，无限寂寥。这一刻，他怦然心动，仿佛对某些秘密有了惊人的洞悉，他想保留得更久些，所以这一刻他谁也不想理。

不理是不现实的，电脑没费了，在提示了几次后，毫不留情地关机了事。他口袋里没有钱续费，只好快快地走出网吧。

大脑还挂在时间的空洞里，一肚子火没地方发。未及转弯，一个人直撞向他，他一把抓住，是刚才被他挤了位置的小子，他怒气冲冲，迎面就是一拳，然

后紧接着就是拳打脚踢，骂道：“找打是不是，不服气是不是？打啊，打啊。”

他不知打了多久，直到被人拉开。他看到地下躺着的人血糊了一脸，自己的拳头和身上也是血迹斑斑，他惊恐地弹起身，望着周围一双双惊惧的眼，他想说些什么，但口干得厉害，终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口。他转身离去，他希望有人拉住他，问问他为什么，或者直接打他一顿，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。

走进小区，门口逛着“赵丁丁”，一见他，狂喜地扑过来。他一脚踢去，“赵丁丁”飞出去半米，落进了灌木丛中。“赵丁丁”的“妈妈”邻居张姨气得要死，骂他：“着了鬼了！”

他心里硬得像砖，冷得像冰，打开防盗门，轻轻关好。老爸和老妈早走了，屋里空荡荡像渺无人烟的荒漠。他坐到学习桌旁，像打量陌生人一样打量自己的双手。

忽然一阵“哆哆”敲击玻璃声，他抬起头，一只麻雀守在窗外，摇摆着灵巧的小脑袋，用一种探究或悲悯的神情与奔奔对视。

奔奔哭了。在空寂的房子里号啕大哭。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十五岁的第一天。



爸爸的影子

娟儿是女孩儿。因为是女孩，一出世，爸在产房门外便拂袖而去。所以娟儿在整个童年、少年是默默地。默默地起床、穿衣、刷牙、洗脸，然后穿过爸爸阴郁脸色的影子，走进通往学校万道朝辉的旭光里。

娟儿的静默有时让人心怜,偶尔她管之叫“爸”的那个人注意到了,就从电视屏幕里抬起头,盯着娟儿沉思一阵,望久了,张张嘴,却不知说什么好,末了,叫一声:“娟儿,给我泡杯茶。”

娟儿就听话地泡来一杯茶,细心地吹去浮在杯口的白沫儿,杯把儿冲向爸,双手捧着递过去,脆生生叫一声:“爸!”爸接过来,脸子还是沉沉的,看不出风雨,好像还没有从若干年前毫无准备的落败中缓过来。娟儿每当看到爸松垮垮的脸就难过,疑惑自己是不是爸亲生的。

娟儿十八岁那年参加高考,一不小心成了当地的高考女状元,以超出分数线八分的成绩,考取了上海交大。爸接过录取通知书,翻过来倒过去瞅那张纸儿,仔细鉴定一番后冷着脸还给娟儿,好像那不过是张电费单子。

娟儿一直是梦游状态,亲戚朋友昔日同学,围在身边嗡嗡嘤嘤,她好像落进了蜜蜂群,这些蜜蜂甜着呢,还有一些外来的蜜蜂,近道的远道的闻名而来,拖着子女找娟儿介绍经验。娟儿只管憨憨地笑。除了爸在她头顶时不时飘过一丝阴云外,生活真美好。

娟儿成了名人,也成了忙人,一所私人培训学校瞅准商机,特聘娟儿传经送宝,一三五日,一周四次,为不同年龄阶段学子讲授如何成为高考状元,中小学生家长们趋之若鹜,赶着孩子来听课,每节课教室都挤满了人。

娟儿很开心,站在课堂上的她越讲越自信,亮闪闪的眼睛里飞舞着七彩斑斓的花蝴蝶。

时间就在一节课一节课中飞快地流逝,距离大学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

今天晚上是在培训学校的最后一节课,校方在对娟儿万般祝福后,送给娟儿一个厚厚的信封。娟儿揣着厚厚的信封心口怦怦直跳,像脚上安了弹簧的小兔子,飘然又坚韧地向家的方向飞去。

夏日的夜强劲而有力,急驰的汽车呼啸而过,将摇曳多姿的街灯划出一道道斑驳的色彩。湿热的空气里到处充满跃跃欲试的分子。

娟儿想吃一回肯德基,用自己刚刚领到的钱犒劳犒劳自己。于是她在

往家的方向折了一个弯儿，穿过已经凉下来的街心公园。一条黑影尾随而去。

撞击、惊叫，抢夺、奔跑，追赶、呼叫……

……破碎……

娟儿的世界最后只剩下破碎。

还好是爸及时赶到，赶跑那道黑影恶魔。原来爸一直暗中跟着她。

爸——娟儿捧着爸的照片泣不成声。别走，你还欠我一个说法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啊……

照片里的人沉闷着一张脸，无话可说。



长不大的硬币

那枚硬币就在那儿，像一条乖顺的狗，以一种安稳的姿态横躺在马路中间。来往车辆风烟一般穿过它的身旁。

这枚硬币面值一元，是哨儿的，或者说十五分钟前是哨儿的。现在，哨儿正站在马路沿死死盯紧它，生怕一错眼硬币长出翅膀跑了。

在十五分钟之前，哨儿来到一个三岁小男孩面前，摊开手，亮出一枚过于珍爱，而在手心攥出油的硬币。三岁男孩警惕地打量那枚硬币，又打量哨儿。哨儿抬手指向拐角门市：“买糖。”

三岁小男孩摇摇头，继续蹲在地上玩沙堆。沙堆在小男孩的塑料工具下，一会儿变出蒙古包，一会儿变出大象，一会儿变出一只鸟儿。哨儿的哈

喇子都出来了，人迷地观看。在他眼里，蒙古包里藏着咩咩叫的羊羔，大象能扳倒大树，俊俏的鸟儿一抖身就会飞上天。

哨儿讨好地再度把硬币送到小男孩眼前：“买糖。”

小男孩儿疑惑地向四周张望。哨儿知道他在找他哥哥，一个穿蓝条纹校服高高大大的初中生。在哨儿的眼里，那个哥哥真了不起，每天他都背着这个小男孩儿到街心公园来，有时追足球，有时放风筝，有时逮蚂蚁。今天哥哥给弟弟堆了一个沙堆，现在哥哥又去找沙子了。每次都看得哨儿眼馋，总想，要是他也有个哥哥该多好。

哨儿执着地递去硬币：“买糖。给你。”

小男孩似乎有些害怕，站起来，畏畏缩缩伸出了手。哨儿笑了，用袖口抹了抹鼻涕，一把推开小男孩，占领了沙堆。他蹲下来，无限惊喜地抚摸那些神奇的玩具。像是有一团火，从那些五颜六色的色彩中传导到他的指尖，然后燃烧进他的眼睛里。爸爸老骂他是个憨子，在外面摆摊回来总是生气，一生气拧住他的脖子就是一脚。妈妈就发出让哨儿心碎的叹息。可他是个憨子，连话都说不清，又怎么安慰忧伤憔悴的妈妈。

哨儿一家是流动人口，街道曾经给过他们这样的称呼，后来又改为“外来务工人员”。别管是哪一种吧，哨儿在别人眼里都不过是个“憨子”。他们家最值钱的是一辆带顶三轮车，白天爸爸骑着它出去卖炸串儿，爸爸像伺候孩子一样伺候车子，车身干干净净像新的一样，车链子蓝瓦瓦地发出汽油的味儿。家里最不值钱的是哨儿，浑身脏兮兮的像跌进油锅的老鼠。

哨儿最渴望能有个哥哥带他玩，像远远走来，手里捧着一袋沙子的那个哥哥。他满脸含笑，坐在沙堆里等。他相信，那个哥哥肯定会把他当成弟弟。那是个多阳光，多有耐心的哥哥呀。他知道，其实那个哥哥不是小男孩的亲哥哥，是邻居，就住在他家租的那个院里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哥哥一把将沙土摔在地上，跑到小男孩面前。

“我不要，是他硬给我的。”有人撑腰，小男孩尖叫起来，并奋力把手里那枚硬币扔向大街。

哨儿的眼睛随着那枚硬币飞跃、蹦跳,在完成几个依依不舍的旋转后,咕噜咕噜停在马路中间。

哨儿很难受地离开那块沙堆,因为哥哥带小男孩飞快地走开了。几句话飘进哨儿的耳朵里:“以后不要理这样的傻子,小心给人卖了。”

马路上一直有车,车来车往,车水如龙,像隔开两岸流不尽的大河。

哨儿探了几回身子,都被大河挡了回来。他极想取回那个硬币,他害怕了,要是被爸爸发现抽屉里少了一块钱,肯定又会给他几脚。要是从此把他赶出家,那他该到哪儿吃饭、睡觉啊。

一分钟就像一天那么难熬,时间闻到鼻子里尽是焦糊味儿。有认识的人就问哨儿在做什么,哨儿冲人委屈地撇撇嘴:“我要我哥。”来者“啪”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儿上,大笑:“这个憨子。”谁都知道哨儿的爹妈从老家只带来哨儿一个娃,五六年了,根本没有哥哥。



兄弟树

小果曾是我最好的兄弟。我们的交情要追溯到五百年以前,或者更久远。在很久远的某一天,我们各自骑着骏马奔驰,在大地的中央邂逅,自此我们就成了生生世世的兄弟。许多个相互讲故事的晚上,我们不断补充这个假想,并为此激动不已。

六月一个没有任何征兆的下午,小果说,嗨,那个琉璃瓶真漂亮。我顺他手指望去,瓶子玲珑可爱,摆在地摊中间,炽白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梧桐树